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飛劍記 第十二回 純陽子擲劍化女 純陽子見火龍君

卻說純陽子躡著雲霧，至江南地方，有一寺名戒嚴寺，錢糧優裕，僧眾共有五百餘。純陽子一日遊至其處，按下雲頭，遂入於寺中，乃以所佩之劍化一豔婦。你看那婦人標緻不標緻？只見：眉分柳葉，唇點櫻桃。嫩盈盈半醉楊妃面，細纖纖一搦小蠻腰。靚服不須著紅錦之襖，淡妝豈用彼翠雲之翹。袅娜婀娜湘妃鼓瑟，旖旎旖旎秦女吹簫。好容貌不朱不粉，巧丹青難畫難描。真個是：匣內取來鋒利劍，人前變作女多嬌。試看女子形容俏，益信神仙手段高。

卻說這個女子窈窕窈窕，金蓮款款，繡鞋窄窄，緩緩的行進了山門。只見那寺中之僧大驚小怪，意蕩神馳。內有一僧說，道：「哪一家小姐來也？」有一僧這等說，就有一僧那等說，道：「哪裡有這樣小姐，敢是觀音菩薩麼？」內又有一僧說道：「此不是觀音菩薩。既是觀音菩薩，如何沒有個紅孩兒、龍女跟隨？敢是妖精麼？」內又有一僧說道：「我寺中有護法金剛、飛天神王、金頭揭諦、銀頭揭諦、阿難尊者，十八位羅漢，二十四位諸天，降龍的也有，伏虎的也有，擒精的也有。哪一個精怪白晝當空，敢在我寺裡來？」內有一僧道：「也講的是。縱有精怪敢在我寺中來，這還是良人家女子。」那些僧眾們猜來猜去，此卻不在話下。

卻說那女子進了山門，就上行佛殿。佛殿看了，就轉過雲堂。雲堂看了，就轉過方丈。方丈看了，就轉過積香廚。積香廚看了，就轉過觀音堂。那些寺僧們看了這個女子，長老也不是個長老，行者也不是個行者，大大小小一發瘋魔了。只見那念《金剛經》的，忘記了我相、人相、眾生相、壽者相，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念《彌陀經》的，忘記了大毘盧佛、須彌燈佛、無量精進佛，如是等百千萬億恒河沙數諸佛。念《法華經》的，忘記了莊嚴王三昧、光明三昧、淨藏三昧，如是等百千萬億恒河沙數諸三昧。念《多心經》的，忘記了無眼耳鼻舌身意，無色聲香味觸法，無眼界乃至無意識界，無無明亦無無明盡，及揭諦揭諦、汶羅揭諦、波羅生揭諦、菩提薩婆訶。

你看這一個女子，入寺不緊要，只是他左顧右盼，引得人惹惹情牽，此真是大孽障的關頭。只見雲堂中有一僧，方趺跏而坐，見了這個女子，並不凝眸一下。純陽子看見，說道：「這個禪僧甚有戒行。眾人皆邪而彼獨正，眾人皆濁而彼獨清，此人必須要度他才是。」誰知那一個僧，外面雖是個假老實的嘴臉，腹內是一副齷齪的心腸。一見了師兄師徒們正在觀看那女子，連忙的下下禪床，走出山門之外，轉彎抹角，僻靜的去所等著這個女子出來。卻說這女子離了寺中，出了山門之外。只見這個禪僧阻著歸路，說道：「小娘子，既在敝山來，怎的不吃一餐飯去？」女子道：「不消得。」禪僧道：「小娘子，你適才進我寺中，我落了一件物件，小娘子發慈悲心，把還小僧罷。」女子道：「師父弔下了甚麼？小娘子卻不曾撿得。」禪僧道：「我先問掉了魂靈兒，是小娘子奪去我的，看天面把還我也罷。」女子道：「我不曉的甚麼魂靈。」禪僧道：「小娘子是個聰明的人，動頭知尾，不要推故。」小僧只是要行著雲雨。」女子道：「這樣大旱的時節，雲在天上，雨在雲中，師父既要行雲雨，只管自去驅風使電，鞭霆駕雷就是，何須與小娘子講？」禪僧道：「小娘子不要推故，我只是要與你做個夫妻。」女子怒道：「這師父好沒分曉！你是個出家之人，六根俱淨，五蘊俱空，目不視邪色，耳不聽淫聲才是。你這般好色，還思量修甚麼行，做甚麼佛？」禪僧道：「小僧今日也不思量做佛，只思量做夫妻。」乃強欲抱住女子，求與交合。

純陽子忽大叱一聲，說道：「沒戒行的和尚，休得要戲弄我仙劍！」這女子聞得純陽子一叱，遂變成一劍，跳入純陽子匣中。那禪僧見女子化成劍去，知是仙人們作弄著他，吃一大驚。純陽子道：「我呂公也，將著寶劍化成女子，試你寺中請僧。我先問見你遇色不看，只道你可教，豈知你恁般所為。做得好和尚！」那禪僧惶恐，抱頭鼠竄而去。此且不題。

卻說純陽子又到一個寺院，這寺叫寶華寺，錢糧亦廣也，有五六百僧眾。純陽子道：「戒嚴寺僧人沒一個好的，看這寶華寺中僧人何如？」於是也將這所佩劍仍變作個女子，也變得。

標標緻緻，旖旎旖旎。面嫩嫩簇著芙蓉朵，腰纖纖擺著楊柳枝。袖中玉筍兒指尖蔥蔥可愛，裙底金蓮兒腳步款款輕移。此嬌似趙家飛燕，此美如吳苑西施。此賽過漢苑王嬙，此絕勝唐宮貴妃。

真個是：對月並姮娥一對，臨溪共洛浦雙妹。呂神仙顯茲妙術，是誰人識彼玄機。

卻說純陽子仍以寶劍變成個女子，剛進了山門，只見禪堂之上有一個雲游僧，正在那裡入定。一見了這個女子，高聲叱道：「金鐵之精敢入山門麼？」純陽子聞得此語，到吃了一驚，說道：「是哪一個慧眼，參透我的機關？」連忙收了寶劍，進前與雲游僧稽首，說道：「小子聊試戲術，有犯禪師，望禪師恕罪。」雲游僧乃問道：「適問化女子之劍，好似火龍君佩的，力何在你手中？」純陽子道：「小子先年遇著火龍真人，曾以此劍賜我。」雲游師道：「然則汝乃呂洞賓乎？」純陽子道：「某便是。敢問禪師姓名，還從哪裡來的？」雲游僧道：「小僧姓高名法慧，從廬山竹影寺而來。」純陽子道：「禪師既住居廬山，曾接我火龍真人否？」法慧禪師道：「我與火龍君共山而寓，連洞而居。他在翠微洞，我在竹影寺，卻是比鄰一般，哪裡不相接？」純陽子道：「火龍真人今在家否？」法慧禪師道：「那火龍君前數年前是個孤雲野鶴，無有定跡，或自蓬萊山訪道，或自閩苑苑尋真，或自西華山煉丹，或自瑤池頭赴宴，又或自終南山訪友，或自天台洞圍棋。只是這幾時懶待游衍，此正是雲無心出岫，鳥倦飛知還也。」純陽子道：「小子正欲拜訪火龍真人，答謝他贈劍之愛。」法慧禪師道：「既如此，我陪你同去。」

於是純陽子同著法慧，各駕了一朵祥雲，剛剛的到了廬山之境。只見這一座山呵：玉筍峰出，瀑布泉飛。石巖巖高接青旻，洞深深細凝紫霧。青青翠翠的古松，龍鬚滑膩；猗猗密密的修竹，鳳尾參差。澗邊豐草，柔柔軟軟的龍須，嶺上枯株，丫丫槎槎的鹿角。崑崙峨峨，作江西一省保障；秀秀麗麗，擅天下九州奇觀。真個是：廬山高哉兒千仞兮，凡人可望而不可躋兮。

卻說火龍真人正在翠微洞中披閱《黃庭經》，忽有鳴鴉一聲，又見白鹿銜有花至。他是個未卜先知的神仙，就曉的純陽子來，乃謂一仙童曰：「今日有客來，可烹著仙茶，醞著仙酒，擺列著仙肴仙果俟候。」言未畢，只見法慧禪師領著純陽子進了洞天。火龍君一見了純陽子，就下榻迎接。純陽子遂稽首而拜，說道：「自別仙顏，無由一晤。今日重逢，正如撥雲霧睹青天矣。」既而相敘寒溫畢，火龍君乃謂法慧禪師曰：「汝自何處得遇呂純陽？」法慧禪師道：「某自江南寶華寺得遇。因純陽要拜仙丈，故此陪他同來。」火龍君道：「多謝你了。」

言未畢，只見仙童們上仙茶。那茶是甚麼茶？雀舌未經三月雨，龍芽先占一枝春。茶畢，又獻上以酒。那酒是甚麼酒？岩蜜松花熟，山杯竹葉青。既又獻上仙肴。那肴是甚麼肴？卻是些玄豹之胎，碧麟之脯。既而又獻上仙果。那果是甚麼果？卻是些千年之藕，萬歲之桃。那仙童擺列了筵席，火龍君、純陽子、法慧禪師相聚而飲。一則敘契闊之情，一則敘相與之雅，不覺的香氣消寶鴨，日午唱金雞。法慧禪師道：「請呂純陽到敝寺一觀。」

於是火龍真人同著純陽子徑到了竹影寺來。這個寺怎的叫做竹影寺？蓋廬山上，原初建一百個寺，只有這一個寺白雲隱隱，翠竹陰陰，只聞犬吠雞鳴，不見高樓大閣。在寺裡住的卻是些得道僧家。而今左數來也只是九十九寺，右數去也只是九十九寺，此一寺隱而不見，故此叫做竹影寺。這豈不是仙境？純陽子觀看一回，不勝稱賞，說道：「好勝境！好勝境！」純陽子看畢，法慧禪師將欲待茶。純陽子辭去，火龍君亦道：「不勞賜茶，我還有事與純陽子商議。」於是法慧禪師相送而別。此不在話下。

卻說純陽子同火龍真人轉至翠微洞來，火龍真人回著純陽子，說道：「當原先我以二劍付汝，今止佩一劍，是何緣故？」純陽子道：「說起來惶愧。某在金陵宿取白牡丹，將欲彩陰補陽，不想著黃龍禪師教他反奪去我丹田至寶。彼時小生們飛劍斬那黃龍，不想道被他收去一劍，今日卻虛了真人所賜，有罪！有罪！」火龍道：「你如今何如？」純陽子道：「小子如今遵戒行矣。」火龍又問道：「你遍歷寰中，度人多少？」純陽子道：「人心不可測，對面九疑山，並不曾度得一人。」火龍真人道：「可知，可知。我曾道來：人間只是無波處，一日風波十二時。誰人可以度得的？只我前日朝元，見仙僚說道：『淮安玉溪村有一女子，姓名名惠

娘，名登仙籍。」你可度之。」既而又囑付純陽子：「度何之後，須轉終南山與爾鍾離師同去朝元。朝元會上授以仙秩，吾當再來慶賀。」